

精校
張氏醫通

傷寒緒論
(一)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傷寒緒論序

穆叔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信哉是言也吾聞古之賢達不居仕朝即在醫卜之中屈指往古名醫如秦和之論六氣越人倉公設為問難歷歷垂之左史未始無功德於後世也若路玉張子者可以希蹤往哲配德前人但素抱夷曠若不屑於應酬曾有客長揖而謁先生曰吾觀今世之延醫治病者皆耳食目皮相余為先生效曹邱生可乎張子拒之客又曰今之習醫者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是其長技臨時驗證則先備一二語以探之製劑時則以難揉湯液投之若先生者能悟醫中最上源頭復有余為曹邱生何慮名之不揚宇內哉張子撫手而嘯遂謝客後知握觚者流窮困則辱身下志富厚則快意驕人不足與談道於是銳意精研靈素金匱諸篇取趙以德喻嘉言之註而復斧之正其誤去其繁明其晦補其缺銓仲景傷寒六經之次至於結胸痞新溫熱諸篇鑿然不混載取往哲遺言隸諸類證細證所以輔仲景之未逮列為緒緒二論三復讀之知天下未有之奇蘊於此矣是書也使智者目之天穎迅發愚者瞿然而悟罔者危坐正襟洗心滌慮好自用者目眩然而不瞋舌撓然而不下洵為傷寒之大成其德被於天下後世也溥矣豈特有功於仲景而已哉嘻張子真不愧乎立言矣

同邑李瑾讓

傷寒緒論目錄

卷上

總論

六經

傷風

傳變

合病

併病

標本

治法

傷寒

兩感

三陰

陽毒

陰毒

冬溫

寒疫

中暑

黃耳

死證

脈法

濕溫

中濕

風濕

濕熱

夾血

瘧疾

內傷

虛煩

胃雨

肺氣

霍亂

內癰

赤痢

審證

黃耳

死證

黃耳

切法

察色

辨舌

宜禁

卷下

發熱

頭痛

頭重

頭脹

項強

惡風

惡寒

背惡寒

寒熱

如瘧

潮熱

無汗

自汗

盜汗

頭汗

手足厥股汗

煩熱

煩躁

懊憹

身體痛

拘急

心下滿

胸脇滿痛

痞

結胸

臧結

腹滿

腹痛

小腹痛

譫語

鄭聲

發狂

發斑

發黃

不大便

自利

下利

便膿血

小便不利

小便難

小便自利

小便數

嘔吐

乾嘔

腸鳴

噦

噫氣

呃逆

欬嗽

喘

短氣

氣逆

渴

漱水

衄血

吐血

唾膿血

熱入血室

畜血

動氣

振

戰慄

肉瞤筋惕

瘕瘕

沸鬱

戴陽

四逆

足冷

厥

踈臥

脅甲青

咽喉乾痛

失音不語

喉痹

頭眩

鬱冒

不仁

厥暈

心悸

驚惕

不得眠

多眠

蛇厥

藏厥

狐惑

百合

舌卷囊縮

陽縮

直視搖頭

遺尿

循衣撮空

絕汗

勞復

食復

女勞復

陽陰易

遺熱

發頤

喜睡

差後浮腫

雜方

刺灸穴法

陽旦湯附陰旦湯

黃耆建中湯

再造散

香蘇散

芍蘇散參蘇飲

神朮湯

十神湯

升麻湯

葛根葱白湯增損葛根葱白湯

連翹葱白香豉湯

選奇湯

藿香正氣散

人參敗毒散倉原湯

荆防敗毒散連翹敗毒散

普濟消毒飲

六神通解散

獨活散

達原飲

生犀飲

清熱解毒湯

人中黃丸

人中黃飲

涼膈散

雙解散

黃連解毒湯

三黃石膏湯

導赤瀉心湯

射干麻黃湯

金沸草散

姜豉湯

桔梗根湯

防己黃耆湯

麻黃杏仁薤白甘草湯

生脈散

清暑益氣湯

羌活勝濕湯

補中益氣湯

黃連香薷飲

消暑丸

益元散

消暑十全散

冷香飲子

漿水散

升麻蠶甲湯

大順散

犀角黑參湯

犀角大青湯

黃連橘皮湯

陽毒升麻湯

赤茯苓湯

小續命湯

如聖飲

橘皮竹茹湯

羌活導滯湯

葶藶苦酒湯

黃龍湯

大羌活湯

代抵當湯丸

金匱下瘀血湯

備急丸

厚朴七物湯

二陳湯

導痰湯

平胃散

大黃附子湯

調中湯

調中飲

人參養胃湯

五積散

香薷散

當歸活血湯

犀角地黃湯

沈香降氣散

竹葉湯

四物湯

歸脾湯

生地黃黃連湯

紫蘇飲

道遠散

十全大補湯

當歸補血湯

東垣升陽散火湯

十全大補湯

四君子湯

參胡三白湯

參胡芍藥湯

參胡溫膽湯

酸棗湯

金匱腎氣丸

益元湯

附子理中湯

附子梗米湯

羌活附子散

益元湯

火絛散

附子梗米湯

射干湯

大黃牡丹湯

赤小豆當歸散

黑錫丹

射干湯

葶藶大棗瀉肺湯

桔梗湯

葶藶薤白瀉肺湯

射干湯

大黃牡丹湯

赤小豆當歸散

黃連犀角散

百合地黃湯

道遠湯

金液丹

黑錫丹

仁術
來復丹

養正丹

傷寒緒論卷上

總論

長洲石頑張 璐路王父纂述

余嘗考晉王叔和集仲景傷寒書。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嗟夫猶賴叔和為仲景之功臣使無叔和之集則傷寒書同於卒病論之不傳矣。何能知有六經證治乎。即條辨尚論亦無從而下手也。至王叔和所編各有未當。余猶不揣復取仲景原文重分其例。取尚論及各家之註參以己見成續論矣。第殘逸已多。舊在王叔和搜諸家之論以補之。雖其間互有發明。然未免多歧之惑。是不得不博採往哲之言以綴輯之。惜歷代名賢遞相祖述。未能一一乎標明姑從證類次第。讀者毋以辭害義可也。謹攸六經傳變合病併病標本治法及正傷寒兩感三陰中寒冬溫寒疫傷風溫病風溫時行大頭溫疫溫瘧溫毒陽毒陰毒熱病中暑濕溫中濕風濕濕熱瘧病內傷虛煩脚氣霍亂內癰赤膈黃耳夾食夾痰夾水夾血夾氣夾陰冒雨溺水重身產後等四十證暨以審證死證逐一辨論如左。

如六經證人悉知為足經不知有手經證間出也。傷寒初受病時頭項痛腰脊強惡寒足太陽也。發熱面赤惡風手太陽也。目疼鼻乾不得臥足陽明也。蒸熱而渴手陽明也。胸脇滿痛口苦足少陽也。耳聾及痛寒熱往來手少陽也。腹滿自利而吐足太陰也。口乾津不到咽手太陰也。脈沈細口燥渴少陰也。舌乾不得臥手少陰也。耳足聾囊縮不知人足厥陰也。煩滿厥逆手厥陰也。傷寒以冬月寒水主令故受病必先巨陽。若夫非時暴寒亦必隨時傷犯與夫時行疫癘隨其歲氣而犯虛經異治疫雖以六氣為主總不離陽明濕土至於伏氣發溫必先少陽證見熱病多兼包絡三焦皆熱邪自內達外其治法可領悟矣。

按靈樞十二經脈轉注如環豈有六經傳變只傳足經不傳手經之理如太陽傳陽明謂循經傳太陽傳少陽謂越經傳太陽傳太陰謂誤下傳太陽傳少陰謂表裏傳太陽傳厥陰謂首尾傳因此經本虛邪即傳之本無定例也故傷寒有六經之傳變無藏府之傳次也。所以在太陽經有犯本者有即入陽明之府者有傳至陽明之經而自經入府者有傳至少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者是以仲景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之別也。入府則邪有定著不復傳次也。非但入府不傳即太陽之犯本少陽之入府俱不復傳矣。是知三陽有傳變有併合三陰有傳經直入而

無併合也。即有三陰經轉出三陽。或傳入府。皆是邪氣向裏。正氣得復之候。並無厥陰復傳太陽之理。此昔人所未明言也。而傳足不傳之手說。尤屬非理。王安道曰。傷寒不傳手經。此開卷之首疑。而諸家紛紛竟無定論。竊意只傳足經者。蓋以邪氣在經。未入藏府而言。若入藏府。則不可謂之獨在足經矣。何以言之。夫手太陽者。小腸也。手陽明者。大腸也。邪氣入胃。致有燥屎。大承氣湯下之。小腸上接胃。下接大腸。燥屎由大腸而出。二經得無與乎。手少陽者。三焦也。邪在一身。三焦獨能安乎。手太陰者。肺也。肺為清肅之藏。主氣升降。假如欬嗽氣逆。肺能保其清肅乎。手少陰者。心也。手厥陰者。心包也。表裏熱極。神狂志亂。豈有君相二火反泰然清靜者哉。東垣此事難知。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唇焦。古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嘔。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狀虛見神昏。不得已用承氣下之。誤矣。不知此熱邪傳手少陰心經也。導赤瀉心湯主之。與食則嘔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誤與承氣下之。必死。今傷寒溫熱傳變。多有此證。不可不察也。

至於合病併病。亦須明辨。昔趙嗣真極意洗發。不過曰。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一陽經先受病。又過一經。病之傳者也。以病之不傳者。概合病。雖為定論。但未明言。合病多由冬時過溫。少陰不藏。溫氣乘虛先入於裏。然後更感寒氣。閉鬱於外。寒熱錯雜。遂至合病。其邪內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嘔。邪勢之充斥。奔迫。從可識矣。其黃芩湯。雖主太陽少陽合病。白虎湯。雖主三陽合病。而實溫病熱病主方。慎不可以此誤治傷寒合病。設誤用之。必難救藥也。其傷寒合病。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葛根湯。麻黃湯等治法。觀仲景諸例。自可見矣。

併病者。先一陽經病未罷。又加一經證見。兩經聯貫為一也。嗣真云。太陽陽明併病。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未證。若併之已盡。是為傳過。當下之。按此。雖曰併病。而實傳經也。或言本二經病。一經證先盡。歸併於一經者。為併病。此說似是而尤誤也。按仲景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一條。此則太陽陽明併病也。至於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一條。雖曰二陽併病。又云。太陽證罷。獨見陽明府證。所以用大承氣湯專治府實。而不復用併病例藥也。考仲景書。合病併病證。或止言太陽。或止言陽明。少陽者甚多。如太陽病桂枝證。醫反

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此非太陽陽明併病例。藥乎。

又如標本治例。全要活法所謂一病之標本者，如太陽中風枝桂證，先惡寒為本，後發熱為標，其陽明熱病白虎證，口燥心煩為本，背微惡寒為標，此治本不治標也。○又兩病之標本，如伏氣發溫，復感客邪證，伏氣為本，客邪為標，治以涼膈必加蔥豉，其內傷發熱兼冒虛風證，內傷為本，虛風為標，治宜補中略入羌防，此治本兼治標也。○又傳經之標本，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此太陽為本，陽明為標，治以葛根仍用麻黃，此治標必從本也。○又一經之標本，如太陽病頭痛發熱自汗，桂枝證為本，病後六七日不解而煩渴飲水邪入膀胱之本，五苓證為標，此隨證治本治標也。○又一身之標本，如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以其人陽氣虛寒邪外鬱於表，熱在皮膚為標，寒在骨髓為本，宜小建中加黃耆，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以其人蓄熱素盛寒鬱熱邪於內，寒在皮膚為標，熱在骨髓為本，宜桂枝湯加黃芩，此寒熱互見，標本合治，不必如活人書先後治例也。○又寒熱之標本者，如病人脈微而濇，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或熱欲著複衣者，陽微則惡寒也，宜附子理中加黃連盛寒欲裸其身者，陰弱則發熱也，宜竹葉石膏加附子，此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仲景所謂醫病是也。○又先後之標本者，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裏，先受寒身疼痛為本，病後誤下之續得下利清穀為標，病先四逆救裏治標，後桂枝救表治本也，標本之法，略舉數條為例，詳仲景證治諸法，餘可類推。

夫仲景治法不同，非極力精研不能悟其間奧也。原夫傷寒之邪，其始也必先太陽寒水之經，所以惡寒發熱，此為表之外證，故宜發汗開腠理而通其熱，則愈。或有汗之而不愈者，必有所夾而致，或夾痰，或夾食，或挾水氣，或夾內傷，煩辨脈證用藥，然必先撤外邪，稍兼清理痰氣，而後專理他證。若內外併治，邪必內入，所謂汗之不得其宜而入三陽之本也。古云發表未除，不可攻裏，上盛未除，不可攻下，真不易之定例也。○傷寒三陽證宜汗，失汗必致傳經，汗之不得其宜，或入三陽之本，或傳三陰之經，若入三陽之本，此為表之裏證，當隨證分利和解。若入陽明之府，必大便秘結潮熱手足漿漿自汗，腹滿煩渴，當俟結定方可攻裏，所謂下不厭遲也。若裏實燥渴飲水過多，或下傍流之水者，急下之。若傳三陰之經，必自下利，腹滿噤乾燥渴厥逆，古卷囊編詳緩急下之。此雖曰三陰實陽證也。○大

抵傷寒身熱者為熱在表引飲小便黃赤為熱在裏身熱引飲小便黃赤為未裏俱有熱身涼不渴小便清白為未裏俱無熱又曰身拘急未熱惡寒脈浮緊為邪熱在表引飲譫妄腹滿實痛發熱便秘脈沈緊為邪熱在裏胸脇痞滿或嘔吐往來寒熱脈在肌肉為邪熱在表未牛裏自利脈沈細但熱而無頭痛或燥渴多喜溫飲自覺足寒為少陰本虛而按陽邪雖是陽證而實夾陰與陽虛自中陰寒不同亦有陽證誤用寒藥而變為虛寒者又有汗下太過致陽虛而惡寒者皆始本陽邪未傳寒中之證並宜加溫經藥不可拘於傷寒皆為熱邪禁用溫補之說然究其根源從陽經來者溫經藥中又不得不兼制陽藥若峻用辛熱則真陰立槁也觀真武湯中用芍藥茯苓其義可見○王安道云傷寒傳變不常有循經而傳者或有越經而傳者或有傳二三經而止者或有只在二經者或有傳至三陽而止者或有傳盡六經不罷者有從陽經傳變而為熱證者有直中陰經而成寒證者有初入太陽不作鬱熱而成真陰證者有始寒終熱者有始熱終寒者全在脈與證別之詳三陽之邪則一於熱耳至三陰經證之或寒或熱者何也夫仲景書本非全文既遭叔和播亂之厄成無己止隨文註釋竟不明言何由為熱何由為寒之故此非不欲言也蓋止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為熱證而熱無變寒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為本藏之寒與安得當熱邪傳裏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所用之藥能不助傳經之熱乎以寒為外寒與則在三陽已成熱矣豈有傳至三陰而反為寒哉成氏能潛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鬱則為邪矣用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出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入裏故傳陽明傳少陽而或入府也夫三陰之病或寒或熱者何哉蓋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太陽經鬱熱然後以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有雖從太陽而始不作鬱熱即入少陰而獨見少陰證者或有始自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無傷者或有直傷陰經而寒變為熱及始寒終熱者其鬱熱傳陰則為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太陽即入少陰則為寒證其太陽不能無傷則為脈沈而發熱證其始寒而終熱者則陰邪傳出陽分為先寒後發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邪氣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耳若夫裏寒外熱之證乃是寒邪入客於內迫陽於外或是虛陽之氣假作外熱之狀耳非真熱邪所為也觀仲景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而不治外熱則知所治之意矣

所以仲景治太陽經虛汗之不愈即用四逆湯溫之。如太陽病發熱頭痛脈反沈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是也。更有少陰未證宜汗者。如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趙嗣真云太陽證之溫經少陰證之發汗皆證類之變。故長沙各言反者以太陽發熱頭痛脈當浮。今反沈少陰脈沈法當無熱。今反發熱也。以其無頭痛故為少陰。以其有頭痛故為太陽。太陽脈當浮。今不能浮者以裏虛久寒正氣衰微所致。又身疼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內強。迫邪出外。而乾薑生附亦能出汗也。少陰脈沈無頭痛當不發熱。今反發熱知寒邪在表鬱閉而為熱。故用麻黃細辛以發表邪之熱。附子以溫少陰之經。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也。至第二證言得之二三日病氣尚淺。比之前證稍輕。又無裏證變見故宜微發汗。所以去細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也。活人書都去無證二字。改作常見少陰熱陽證者如經云心中煩不得臥或咽乾聲不出者或欬或嘔渴或口燥咽乾或腹脹不大便是也。夫豈麻黃附子甘草湯所可治耶。○復有三陰轉屬胃府宜下者。如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為陽明也。又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是。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厥陰下利。讞語有燥屎者。小承氣湯下之是也。更有三陰轉出肌表宜汗者。如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厥陰病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厥陰病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又有少陰變熱回陽者。如少陰病惡寒而踰時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凡此皆陰盡復陽也。至於汗下誤施變害不測。東坦云太陽始病當以汗解。若當汗不汗則濕熱著表而發黃發汗太過經虛風襲而成瘧。不當汗而汗迫血妄行而成衄。大便不可妄動。動早為犯禁。當汗誤下則引邪入裏而為痞結。懊憹協熱利。當下誤汗則為亡陽厥竭。讞語小便不可輕利。利之為犯本。若渴而自汗多雖小便不利為陽明經熱不可誤用五苓。蓋五苓為太陽裏證下藥。其功在於驅胃中濕熱而救津液。故仲景又有小便數大便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渴者宜五苓散之例。一以自汗多而渴為津液耗散故禁利水傷津藥。一以小便數而渴為濕熱內盛故宜驅熱利水藥。此當利不當利之別也。若當利不利必就陽明燥火而成畜血發黃。不當利而利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發狂。此皆誤治之失也。○又按活人書云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夫陽明之經證身熱目赤鼻乾頭痛可宜下乎。少陰之傳經熱邪可宜

溫者况溫病熱病之少陰尤不可溫也。自奉謙此說行後世蒙害者不少矣。○又兩感證先救裏以四逆湯後救表以桂枝湯。長沙本云先後發表攻裏未嘗言救裏也。今以攻為救豈不相背。若用四逆湯是以火濟火而腹滿譫語囊縮等證何由而除。兩感雖為死證亦不當如是處治也。○至於直中三陰寒證仲景在太陰則曰藏寒以脾陰居中邪不能入必因冷物受傷也在少陰不曰中寒即曰少陰病者以少陰本寒水藏若陰寒中藏必死今受病者少陰經耳。故處方皆用溫經在厥陰乃曰中風以風喜傷肝也。○凡六經中俱有中風傷寒之辨如太陽脉浮有汗為中風浮緊無汗為傷寒陽明善饑為中風不能食為傷寒少陽耳聾脇滿為中風口苦咽乾為傷寒若三陰風寒無變異形證但以四肢煩疼為中風手足寒厥為中寒耳。○凡傳經少陰熱證在本經失治或治之未當則復傳厥陰熱深厥亦深而咽痛者為喉痹嘔者轉為吐癰膿下利者轉為便膿血甚者發熱厥逆躁不得臥仍是腎氣先絕而死矣。○凡虛寒壞證多少陰厥陰然少陰最忌發熱發熱則恐腎中真陽飛越厥陰最喜發熱發熱則陰盡復陽但少陰發熱必大發躁悶亂不安誠為危候若利止厥回脉見陽微陰浮又為欲愈之徵也厥陰發熱則厥逆止而漸溫腹脹少緩而囊縱吐利止而思食方為陰盡復陽若見煩熱消渴脉數又為真陰灼燦之象矣。○又有少陰中風證按盛起東云凡初起但覺畏寒饑不能食欲吐不吐腹濡滿大便秘小便頻數及多脉來弦細浮弱按之無根此為少陰本虛自中之風慎不可以其腹滿不大便而誤下之下之必不可救也蓋寒則自利腹痛風則腹滿不大便而按之不堅寒則小便清利風則小便頻數寒則身冷厥逆風則自覺煩熱而手足煩疼寒則嘔逆不食風則欲吐不吐饑不能食稍食則脹滿不禁寒則脉來沈細風則脉來浮弱以風本陽邪上逆與寒證陰邪下泄不同即如中風之合病則嘔傷寒之合病則利是也。○傷寒外編云病在三陰皆有利腹痛厥逆躁渴但屬於陽者必先發熱頭痛漸至唇乾舌燥煩渴喜冷飲面色光彩語言清亮手足溫煖爪甲紅潤身輕易於轉側呼吸出於自然小便或赤或澀脉來浮洪數大此陽證也至四五日後傳進三陰血分變出四肢厥冷乍溫或燥結或下利躁渴潮熱自汗譫妄揚手擲足氣息喘急小腹痛不可按舌上胎厚而黃黑甚則芒刺燥裂脉沈而滑皆三陽傳變之熱證其或身寒逆冷神氣昏脉來沈實附骨乃火極似水緣陽邪失於汗下所致雖身冷而不欲近衣雖神昏而氣色光潤雖腹痛必脹滿而喘急不可按揉下利傍流清水小便黃赤大便或秘或黑厥逆亦不過肘膝厥過即發熱厥深熱亦

深也。此為陽極似陰。不可誤認為寒而溫之。○若發於陰者。始病不發熱。無頭痛。便自利。厥逆。腹痛。口不渴。身體沈重。難以轉側。嘔吐瀉利。惡寒。踈臥。戰慄。吐沫。手足指冷。厥逆。爪甲青黑。面如刀刮。顏色黯慘而不光。舌上雖黑而無胎脈。來沈遲細小。皆三陰自中之寒證。其或面赤。戴陽。身有微熱。咽乾煩躁。脈來數疾。無倫乃水極似火。因虛冷內盛。逼其浮陽發外也。又如始本陽證。誤服涼藥。攻熱太速。其人腎氣本虛。胃氣素弱。遂變陰寒。雖發熱面赤。欲引衣自覆。而手足必寒。或躁渴欲飲水而不能嚥。或嘔噦而效逆。或咽痛而鄭聲。時噪悶亂。欲坐臥泥水中。稍袒露即畏寒。莫愁。腹痛可按可揉而不鞭滿。下利清穀。白沫及淡黃水。小便清白。厥逆過肘膝而不復熱。舌上略有黑胎。與灰色胎。胎雖老必極薄無津。而不燥裂無芒刺。脈多沈細。或浮大數疾。按之必虛軟無力。不鼓擊於指下者。此為陰極似陽。不可誤認熱證而下之。此證急溫。尚且十難救一。下之百不一生矣。○喻嘉言云。凡傷寒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不問知其為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身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如先犯房勞。而後傷寒。世醫無不為陰證。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於陰極莫救。總由傳派不清耳。蓋房勞而病外感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以陰虛陽往來之。非陰盛無陽之比。汗下藥中。不過稍加甘溫。照顧元氣耳。且仲景明言。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痹。厥而能食。恐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皆熱深厥深之旨。原本論及於厥陰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吐下。致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為主。治陽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色黧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而敢助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即理中倍甘草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至於元氣大虧。陰盛格陽之證。庸醫往往反認陽證。遽施下藥。殺人多矣。今羣工治傷寒。漫不辨其名證。一見發熱。其初藥用表藥。不論虛實。不分經絡。雜用三陽經藥。表之不愈。五六日間。稍見

胸腹滿悶便以承氣下之汗下不效別無措手委之天命總由未得傷寒真訣耳

傷寒者冬時嚴寒感冒殺厲之氣而病也交霜降節後春分節前病發熱頭痛者皆謂之正傷寒始風寒之在太陽經必惡寒發熱頭項痛腰脊強脈浮而緊無汗不能食為傷寒麻黃湯若尺中遲弱者為衛氣不充當用黃耆建中為主若陽虛不能作汗或面色戴陽足冷夾陰者再造散脈浮而緩自汗能食者為中風桂枝湯脈浮緊而數身疼不汗出發熱煩躁為風寒兩傷大青龙湯若脈浮緩自汗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或乾嘔或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利少腹滿或喘為心下有水氣小青龍湯太陽經未邪不已或犯膀胱之本或入陽明之府或傳陽明之經所謂犯本者如太陽經發汗不解誤用利水藥熱結膀胱小便難煩渴引飲者五苓散若自汗多者屬陽明則又禁用五苓恐重竭其津液也如狂喜忘為蓄血桃核承氣代抵當選用大迫劫汗亡陽驚狂起卧不安者此火逆犯本也救逆湯如脈浮數而嘔吐者必傳陽明經其證身熱目赤鼻乾不得臥頭痛自汗而脈長桂枝加葛根湯有食必作脹悶更加橘半枳朴若自利者葛根湯啞加半夏稍遲必入陽明之府其證日晡潮熱手足絳絳自汗而脈滑此屬胃實俟其結定用承氣輩攻之如陽明不入府邪氣在經未罷必傳少陽其證頭疼目眩耳聾口苦脈弦脇痛寒熱往來小柴胡湯蓋少陽居表裏之半外有太陽之惡寒內有胃府之惡熱故往來寒熱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少陽主邪欲入而寒熱交爭厥陰主邪欲出故厥逆反覆也少陽寒熱往來六七日至十餘日大便不行腹下汗出方可用大柴胡微利之緣膽無出入瀉土所以瀉木也如八九日脈下無汗為膽未實誤用承氣下之必犯少陽之本則胸滿驚煩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龍骨牡蠣湯至傳三陰太陰則腹滿噎乾下利而脈沈細者小建中和之因誤下陽邪內陷而腹痛者桂枝加芍藥痛甚加大黃此關乎平昔元氣盛衰及有無宿滯之分也熱傳少陰必口燥舌乾而渴脈沈下利邪熱奔迫故也若手足微逆者四逆散若下利清水心下鞭痛而譫語者大承氣湯又有元氣素虛或汗下過劇陽氣傷而成虛寒證者不可執認傳經而禁絕溫補也熱傳厥陰則有下奪外解之分若手足厥寒脈細欲絕或下利脈大而腸鳴者並用當歸四逆湯若誤下而脈沈厥逆自利煩滿囊縮小承氣湯若脈浮緩而囊不縮雖厥逆下利必自愈乃陰盡復陽風從木化也可與小劑桂枝湯助其作汗而解此六經證治大略耳其他誤治變證詳續論六經諸篇及細證例中此不復贅○傷寒汗後熱不退仍頭項強痛而勢稍

減者更宜汗之。若反劇煩擾者，必有夾食夾痰，或有宿病之故，當推其源而治之。大凡汗後熱不退，作危證斷之。若汗後熱愈甚，脈躁疾，名陰陽交者，死傷寒五六日，裏證具而下之，下後熱不退，胸中堅滿不消，或腹中疼痛不止，脈尚數實者，此為下未盡，或下後一二日更煩熱喘滿者，並可用小承氣湯復下之。若大下後身熱不退，心中結痛，懊憹頭汗，梔子豉湯湧吐之。凡傷寒六日傳六經為一候，七日當解，若不解再傳至十三日，謂之過經不解。二十餘日不解，謂之再過經不解，宜詳虛實輕重，或和解，或下奪之。若脈尺寸陷者，大危。若過經不解，脈虛數，人弱發熱口乾舌燥者，此為虛證不可下。以參胡三白，或小柴胡增損主之。至於愈後餘熱不盡，伏留藏府經脈之間，致變他病不一。如邪火伏於脾，則變中滿不食；伏於胃，移熱於脾，則變休息痢；伏於心，移熱於小腸，則變淋血溺痛，痛甚則小便不通，多不可治；伏於肝，則變癰瘰，陰腫伏於肺，則變肺癰吐腥；伏於腎，則變羸瘦怯弱；伏於脾腎之間，則變癰臥不起。久而成痿，伏於肝脾之分，邪正交攻，則變痙瘓。至若太陽少陽失汗，則毒結顙頰之間，謂之發頄，陽明少陽失下，則邪結於藏府之內，多成癰腫。凡此皆傷寒大病後餘邪為患也。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易老用大羌活湯主之。此專在表也。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黃連解毒湯主之。此意在和也。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雙解散主之。此重在裏也。至水漿不下，不知人事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榮衛不行，藏府不通而死矣。則知一藏一府受病猶可治也。按兩感皆是熱邪亢極之證，朱氏妄言前三日直為病寒，以四逆湯急溫，果後以桂枝湯急解表，而方書又有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之說，殊不知傳經者皆屬陽證，陰證本無熱邪，安得有傳變之理？即傷寒之病兩感者亦少，惟溫病熱病居多，以溫熱感從少陰發出太陽，即是兩感之證，所以守真特立涼膈雙解白虎承氣等湯，以兩解溫熱病表裏之熱毒也。非特溫熱病之有兩感也，凡下元虛人染患疫癘，多有二三日斃者，蓋疫癘之勢較傷寒更劇，所以死在三日也。傷寒例所言六日死者，是言傷寒之兩感，素問所言三日死者，是言熱病疫癘之兩感也。非特溫熱疫癘之有兩感也，即如冬溫之發於太陽少陰，故始咽痛而後自利，豈非兩感之證乎？若陽氣素虛之人，始病無發熱頭痛，便惡寒踈臥，腹與少腹痛，自利厥逆，脈沈者，為直中陰經寒證。太陰但有內寒而無外寒，病則胸膈滿，手足寒，臍上痛，下利清穀而不渴，必因內傷冷物所致，宜理中湯甚則加附子下利不止，宜

四逆湯少陰有寒有風寒則四肢厥冷吐利而渴渴不能飲惡寒踈臥身體痠當臍下小腹痛此腎藏真陽不足所致宜四逆湯口中和背惡寒者附子湯發熱脈沈麻黃附子細辛湯風則但覺畏寒而不厥冷自言腹滿而按之則濡大便秘小便頻欲吐不吐臥而欲起恍惚多驚心懸若饑稍食則痞脹不寧舌上反黑或淡紫帶青脈來弦細浮弱以風性上行故其證頗似太陰而實少陰中風之證最難辨別宜桂枝湯加乾薑下虛甚者面赤戴陽急用桂枝人參湯加葱白生附陰結不大便脹滿不能食者四逆湯下金液丹誤用寬脹藥必轉劇若攻下必死厥陰但有中風而無中寒若其人胃氣素常虛寒者則乾嘔吐涎沫頭痛吳茱萸湯加桂枝若腎氣素虛者則厥冷自利少腹痛四逆湯加肉桂凡陰證多有陰極似陽煩躁面赤脈數疾無倫躁過必畏寒渴不能飲此不獨真陽下虛而陰氣亦虛不能內守致虛陽擾亂而上泛外亡也急宜通脈四逆白通加豬膽汁及益元湯治之蓋陰盛於裏則躁煩下虛則虛陽上泛故面戴陽而煩渴內無熱故渴不能飲陽虛陰亢故身熱脈大而疾但無力耳陰證惡寒厥逆為陰經受寒雖陽氣微不至於劇故止宜溫經若陰極似陽者為陽氣衰微不能制其浮火宜兼溫補冬則白通通脈四逆輩夏則大順漿水冷香等然總不離辛熱也

若交一陽後天令大寒有卒然倒仆昏不知人手足逆冷或口吐白沫嘔逆清水唇青面黑口鼻氣息微冷者為中寒按丹溪曰中寒者倉卒受寒其病即發而暴蓋中寒之人乘其腠理疎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散溫補自解此胃氣大虛不急治去生甚遠○戴元禮曰中寒是身受庸殺之氣口食瓜果冰水冷物病者脈必沈細手足冷息微身踈雖身熱亦不渴倦言語此言夏月中寒大順冷香或附子理中浸冷服若脈數飲水煩躁動搖者皆是熱證寒熱之異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誤則殺人若在冬月中寒法當溫散輕則附子理中甚則白通通脈劇則霹靂火烙庶可挽回緩則不救○中寒之色必青唇青身冷脈脫為入藏即死身和汗自出為入府即愈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暴死中寒脈散者死尺脈遲滯沈細寒在下焦○經云陰盛生內寒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留則血凝血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夫經既言陰盛生內寒矣又言故中寒者豈非內寒先生外寒後中之耶經既言血凝則脈不通矣又言其脈盛大以濇者豈非以外寒中故脈盛大血脈閉故脈濇耶此中併有大疑請先明之一者人身衛外之陽最固今不由三陽而直中少陰蓋厥氣上逆積

於胸中則胃寒胃寒則口食寒物鼻吸寒氣皆得入胃腎者胃之關也外寒新關直入少陰腎藏故曰中寒也此內經所隱而未言者也一者其脈盛大以濇雖曰中寒尚非卒病卒病中寒其脈必微在傷寒證惟少陰有微脈他經則無其太陽膀胱為少陰之府纔見脈微惡寒仲景早從少陰施治而用附子乾薑矣蓋脈微惡寒正陽微所致腎中既已陰盛陽微寒從內生復加外寒新關直入或沒其陽於內或逼其陽於外其人頃刻云亡故仲景以為卒病也○寒中少陰行其嚴令理沒微陽肌膚凍裂無汗如喪神守急用白通湯為主治蓋薑附追復元陽加蔥白以散寒加豬膽汁引入陰分然恐藥力不勝更以葱白入中并灸氣海關元數十壯取脈漸來手足溫為效必外內協攻乃足破其堅凝少緩須臾必無及矣○若其人真陽素擾腰膝理素疎陰盛於內必逼其陽亡於外魄汗淋漓有項強鞭用薑附豬膽汁即不可用葱及熨灼恐助其散令氣隨汗脫而陽無由內返也○用薑附以勝陰復陽使既散之陽急復不知此義者加增藥味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必致迂緩無功也○其次前藥中即首加當歸肉桂兼理其榮以寒邪中入先傷榮血故也○其次前藥中更加人參甘草兼調其氣不爾恐薑附之猛直將犯上無等矣○用前藥二三劑後覺其清陽在躬運動頗輕更加黃耆白朮五味白芍陰陽平補不可歇手○用羣隊之藥以培陰提陽其人即素有熱痰陽出早已從陰而變寒至此無形之陰寒雖散而有形之寒痰阻塞竅隧者無由透轉為熱薑附固可勿施其牛黃竹瀝一切寒涼斷不可用若因其素有挾熱妄投寒劑則陰復用事陽即擾亂必隨前功也○用平補後嗣後總有頑痰留積經絡但宜甘寒助氣開通不宜辛辣助熱壅塞蓋辛辣始先不得已而用其毒陽既安堵即宜休養其陰切勿喜功生事轉生他患也

至於冬時及有非節之暖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未至而至即為冬時不正之氣人感之而病者名曰冬溫冬溫雖發於冬時治法與傷寒大異蓋溫則氣泄寒則氣收二氣本相反也其證必心煩嘔逆咽痛身熱頭疼或咳嗽自汗或頭重面腫但始先咽痛後必下利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與風溫不異但時令不同治之不得不為少異也按羅謙甫云冬溫一證雖關不正之氣而實正氣虛故邪得以入於少陰其經上循喉下入腹故咽必痛或下利也治之宜用陽旦湯加桔梗姜糖或問冬溫何以竟入少陰而前所治方亦非少陰之藥其故何也石頑曰大凡四時各有正令冬月當寒而反不寒則少陰之氣不藏而不正之氣得以入傷其經原非腎藏受病故但以桂枝湯中加黃芩